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谭智方
2022年9月4日 星期日 22507655

株洲味

做一碗名符其实的米粉

荀馨程



凌晨失眠早起，在中心广场周边的小巷子里寻找往昔美味早餐的记忆。在株洲后巷，找到一家门头还算入眼的粉店。按照我的习惯，第一次去一家粉店必点肉丝扁粉或者三鲜扁粉。因为食味者，以鲜淡为上，味太重则难以品味到食物的真味，且鲜淡之度却比重口味更难把握，是考验店家制味水准的一个很好方法，鲜淡调配过之则失了重口之俗，不及则寡淡无味。而扁粉又能考验店家对火候的掌握，煮浅了扁粉僵硬且不易入味，入口不好，煮深了又软烂易断，虽易入味但粉不清，如吃“猪食”坏了好兴致。

一碗肉丝扁粉端上来，一边盖上了青椒肉丁，一边则淋上高汤煮黄豆，在加两勺油爆花生米，中间还有一小把香葱。这样的搭配我给65分。高汤煮黄豆本身就具备荤素搭配后的复合氨基酸鲜味，所以不宜搭配肉类码子，因为会夺走主码子的鲜香。而油爆花生米不适合搭配以清淡为主题的码子，因为香酥生花的油脂醇味容易掩盖轻佻的青椒香，又因为没有剥掉的花生皮会降低味蕾的敏感度，而要品味清淡鲜妙的美妙，不能离开味蕾的敏锐。

米粉之所以要有名字，不是单纯地为了区别不同的码子，更是其个性和独特味道的描述。青椒肉丝既要有肉的鲜香也要有青椒的蔬菜味，牛肉应有一种饱满感，肥肠还要有一种厚重感，排骨要突出猪骨的骨鲜，杂酱也要有豆瓣的酱香。没有主题的米粉就像省内某个以地名作为名字的粉店一样，初食还有些新鲜，吃过几次以后，感觉每一种粉都是一股子卤水味、中药味，没有特色的味道虽然浓烈，但犹如网红脸一般只不过是好看，看完就忘了，吃完也不过就是填饱肚子而已。做一碗有特色的米粉，除了要突出码子的主味，还要像中药配伍一般，要有君臣之分，所谓的臣，就是那些添加的小食，既不抢了主码子的味道，又能相得益彰给予适当的补充，让整个味道不失丰满。还要有如甘草的调和，恰到好处地擦擦一下味觉神经，让食客能够更好的享受米粉的主味道。

食味，在果腹之时，还应注意饮食的本质和味的形式，两者相得益彰完成对感官的微妙刺激，满足食客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体验，这便得了美食的名字。我们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做人要讲“味”，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质，或热情、或冷漠、或斯文、或豪放，总该有一个自己最真实的味道。犹如淋上去的码子，牛肉内就要有牛肉味，别拿个泡过牛肉香精的猪肉来充数，味道虽相似但终究是个假的，就像西施放箭，结果是斯文不就成了败类，豪放太过成了放荡。奉劝某些人别别那学步盲目模仿忘了自己，别空捏影人云亦云成了小丑，守住自己的味道，就是不越矩违规守好自己的本分，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做人才好。

做事要讲“名”，肉丝粉就是肉丝粉，又是卤水又是酱料的杂七杂八加进来，坏了主味失了原味，到头来啥也不是。大千世界，各色人等，都有自己从事职业所归属的名，或商人、或公仆、或老师、或工人等等，而这个名的存在，是赋予每个人当下的价值和位置，于你能干又该干的事，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如若想改变现有的“名”，大可可通过正确的方式，舍弃现有的、追求希望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转变身份获得自己期望的那个“名”，怕就怕那些贪荣冒利之徒，即舍不得当下的利，又想获取利的那个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到头来荒了主业废了前程。

人生就如煮粉，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味，守好自己的名，下好自己的这碗粉，做名符其实的自己。

诗歌

中秋(外一首)

西杨庄

是一只拍着金风的蟋蟀
夜夜唱《幽风·七月》的蟋蟀
日日歌《唐诗·宋词》的蟋蟀
录制过花木兰的织机声乐
和拍过姜夔的词中岁月

把鸟语翻译成甲骨文篆文壮语
汉语言的蟋蟀啊，可曾把酒问千年
月光，可有天涯白发三千尺
如沧桑野狼般吹月的蟋蟀
今夜，与我同行在苍茫云海间

海角的月色。那是天狗吞月
那是苏轼已指向夜半十二时
那是辛弃疾调歌头唱吟过，与我共汉唐
五千年的月光，总是欲说还休
古往今来月的那些事儿

就是你这只蟋蟀，在葡萄酒的醉意里
征战沙场，在战场的野草间点燃烽火
掀李白青衫帐帘，夺王维的山居青天
迷信着“月是故乡明”的谚语，
在月圆月缺时刻
邀我们相聚，带我回家

月光

在深山的驿道边亮过
在长城的烽火台上亮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亮过

也有田野中劳作的人看过。也有
思念丈夫的后方家园中的妇人看过
而今夜，有谁与我共观
这五千年前就已经明亮的
月光。如水

如水的月光啊，可否
送我还乡月。到
青铜器倒映的青花瓷畔。
浑厚凝重富丽飘浮的乐游原上

洒一路清辉于阳关古道
攀折，清新与俊逸素雅
静静地，为你。或者
为她，读一本书籍
读一本月光下的
《上下五千年》

我是一缕风

谭圣林

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我依然感到，山区教育，像青山一样沉向，也像绿水一样柔和，值得用心用脑去做足功课。

节假日里，带着孩子们捉泥鳅、搞野炊、摘杨梅、赛山歌，骑着破单车翻山过坳去家访、助学，帮助困难学生家庭收稻子、摘茶籽、捆柴火。山道弯弯，路边纠缠不清的荆棘，一次次在手脚划破划痕，让我在大山沟很单薄的日子里，一点点地磨光磨亮自己的个性。

几年后，县城学校需要充实年轻教师队伍，我奉命“出山”，从小山村调入县城。临走前，一位叫阿亮的男生送给我一套明信片，他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老师，知道你要走了。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我卖掉了捡来的十几个啤酒瓶子和一捆废纸，买了这套最便宜的明信片送给你，不知你会不会喜欢。”

阿亮是一位遭遇意外的孤儿。早些年，因为一次激烈的纠纷，阿亮的爸爸一时气躁，挥起劈柴的斧子砍倒了妈妈，爸爸进了监狱，留下70多岁的爷爷和阿亮相依为命。过年前的一天大清早，爷爷挑着一担木炭下山逢圩赶集，卖了木炭买了些年货，回来时一不小心踩着烂泥打滑，摔倒在悬崖下。当我们找到老人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手里紧紧捏住二十多元零钱。

那段日子里，面对默不作声的阿亮，我一方面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他购买油盐米菜等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我还发动班上同学，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帮助他一起做家务、干农活，为他分担幼小心龄难以承受之重。

我把这个故事整理成一篇散文《永远的季

散文

秋日赏荷

欧阳跃

傍晚的一场秋雨，让肆虐了月余的酷热消停了许多。一个多月来，终于遇见了一个舒适恬静的夜晚，遇见了一个久违的好睡眠。早晨起来，发现阳光不再毒辣，敛去了昔日的锋芒，吻在肌肤上，倒有几分温柔的清爽。

莫负了这好时光，该出去走走。猫家避暑个多月了，趁着好心情，想到外面去逛逛。脑海里快速搜索到农场那片百亩荷塘，今年还未去过。那荷花是否还开着？电询住在那里的友好，朋友答道：“开得正盛呢。”

驱车5公里到达农场时，已是日上三竿。穿过两排居民住宅之间的小巷，便能望见远处那片近百亩的荷塘。等我走近荷塘时，塘埂上已聚集了一众赏荷客。将目光投进荷塘，便看到那满塘荷花，正绽开率真的笑脸，羞答答的向游客卖宠。荷花的颜色不一而足，有雍容华贵的红荷花，有玉雪玲珑的白莲花，更有深沉厚重的紫芙蓉。片片荷叶借着徐徐清风，摇曳着手臂向游客打着招呼。游客也对着荷塘指指点点，叽叽喳喳的与一池清荷对话。

游客中不乏风姿绰约的美女，她们或撑一把好看的阳伞，或戴一顶遮阳帽，或短装或长裙，招引得荷花频频抬头仰视。真不知是美女在欣赏荷花，还是荷花在偷窥美女。“美女能养眼”，这话不知是谁说的，不过倒也贴切。前面那个撑一把粉色阳伞，穿一件短装T恤，着一袭长裙，扭动着婀娜身姿，笑起来满脸天真的高挑妹子，分外吸睛，招人喜欢。阳光透过粉红的伞面，洒在那一头飘逸的长发上，借助伞面的透光效应，长发便流动起来。她让我有些走神——我差点忘掉，此来是赏荷的。

塘埂边，一枝看似刚刚绽开的荷花，斜身伸向塘埂，有如一枝出墙红杏，十分招摇。惹得塘埂上的一根柳枝俯身轻拂一把粉脸：“这是谁家的女儿。”

众人正看得兴起，一阵细密的秋雨不期而至。这是夏秋季节特有的天气现象，又出太阳又下雨，阳光与风雨同在。站在雨中晒太阳，也算是另一种别出-格的人生体味。

游客们并不惊慌逃离，反而是对雨中的荷花表现出格外的惊喜。确实如此，雨中赏荷，看到的是一种有声有色的别样风景。细雨密密的雨点落在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涟漪将阳光向不同方向反射，眼前出现一片五光十色的奇丽景象。池塘宛若洒满钻石，水面一片波光粼粼。雨水似乎不忍摧残荷花，不慎掉落花朵之上，赶紧滑落，顺花柄遁入池中。荷花依旧美丽，依旧光鲜烂漫如仙子。只有荷叶，它似乎不喜欢雨水，雨点不小心掉到荷叶上，即刻被荷叶弹得粉碎，水珠四散飞溅。雨住，再看荷叶，叶面依然光洁，好似涂了层粉，不沾一滴雨尘，不显一丝水渍。雨水或滑落池塘，或聚成一个晶莹的水球，小心翼翼的寄托于荷叶之上，毫无安全感随时会滑落。无论水珠怎样深恋荷叶，它都不被荷叶接受，根本打不破叶面被尘封的蜡质层，无法走进它的内心。

荷花，也有人叫它莲花、芙蓉花。无论哪个名字，都极富诗意，都突显其高贵典雅。站在阳光下赏荷听雨，用心去感受至美，让雨水洗涤灵魂，洗去所有烦恼。你一定会所得很多，也一定感觉得到心灵的至纯。

雨后的池塘，更是显得生机勃勃，清新的气浪，裹着雨后荷塘的清香扑鼻而来，令人神清气爽。杨万里说“映日荷花别样红”，殊不知，雨后的芙蓉更妩媚。那带雨的荷花，在阳光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芒，几多超凡的高贵，几多脱俗的典雅。

站在荷塘边，宁静的心无杂念地欣赏、感受、品味过荷花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身边并非只有美女养眼。荷花不仅养眼，她还能养心，更能养性。只要你用心去观赏品味荷花，你最终会读懂荷花。读懂了，你也是一朵高贵圣洁的芙蓉花。

月照庭除

路来森

今晚，月色极白。

我坐在楼台上，看月。看眼前月色，看天上月亮；顺着月光，望向南方，百里之外处，就是我的家乡。

父母，已然故去多年。家中，只有一座老房子，还坐落在那儿，却也借居于一位本家的远房大哥了，如今，除却节日回家上坟，便很少回家——家乡，正与我渐行渐远。

不过，依然记挂着，记挂着那个老家——老家的那座老房子，那个乡间庭院，还有庭院中曾经的风物，曾经的人。

北屋四间，房前是一两米宽的月台，月台下有台阶三级，台阶下，便是庭院。庭院西部，靠近西墙根处，植瘦竹一蓬；东窗之下，有石榴树一株；南墙根处，则是杏树一棵；靠近堂屋门口左侧处，枸杞蓬然一架。

夏初，石榴花开，一树榴花红胜火；六月，杏子成熟，金黄金黄的杏子，喜气洋洋满庭院；枸杞子，一年两熟，成熟时节，瓔珞满架，黄红色的枸杞子，星光灿灿；而那瘦竹一蓬，最是可爱，四季常青，赋予庭院一份恒久的绿色，一汪勃然的生机。

庭院，佳色常有。然，庭院最美之时，之境，莫过于月照庭除。夏夜，或者秋夜；半月，或者满月，都好。

夏夜，一家人坐在阳台上，纳凉。父亲通常会安放一张小茶桌，泡一壶粗茶，不是刻意，而是一种简单的生活习惯。夏夜里，泡一壶茶，一边纳凉，一边啜饮，一啜一饮间，时光悠悠，神思绕绕，便觉得是一份朴实的生命自在。

若然半月，自是上弦月，黄昏之时，便已一镰弯月挂西天，感觉天是那么大，月是那样小，弦月挂天，仿佛就是树梢间飘起的一阵风，生发一种杳渺而幽微的情趣。当然，最好是满月，圆月当空，整个庭院就被明亮的月辉普照着，庭院中，杏子树，望之如魅；石榴树，皎皎一团；枸杞架上，细叶碎碎，犹如银片；最美，还是那一蓬瘦竹，晚风一吹，飒飒

随笔

那年8月，在田里顶着烈日割倒一片稻子的我，收到了村支书转交的师范录取通知书。抬起头，咸酸的汗水随风吹入眼角，一阵刺痛，脊梁担谷挑石头拖板车压弯的青春，终于可以舒展一下腰杆了。

开学典礼，老校长豪情激昂：“祝贺你们以拔尖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你们十四五岁，小小年纪，将成为国家干部，投身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的选择。我为自己能够拥有你们这样一群年轻的同行，感到骄傲和荣幸！希望你们，永远做一名责任的守护者！”

老校长这几句慷慨激昂的话，入骨融血，为年少轻狂的我补漏筑底。寒冬练笔，酷暑操琴，粉墨戏耍，面壁试讲，无问西东，神气飞扬。

师范3年的七彩时光，就像心，找到了初心，就像悔，找到了无悔，就像命，找到了使命，就像归，找到了回归。

毕业后，我分配到罗霄山下的一所由集体养猪场改建的乡村学校。低矮的卧室，一床一桌一藤椅，一堆散乱的试卷作业本，都有老鼠检查啃过的伤痕。近处虫鸟闹腾，远处鸡犬对鸣。面朝大山，拨动吉他与寂寞，我依然憧憬，

